

Nathalie Sarraute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INFANCE ICI

童年·这里

[法国]娜塔莉·萨罗特 著
桂裕芳 周国强 胡小力 译

52
02

世界文学名著
系列

NATHALIE SARRAUTE

童年·这里

[法国]娜塔莉·萨罗特 著

桂裕芳 周国强 胡小力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这里 / (法) 萨罗特 (Sarraute, N.) 著;桂裕芳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9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Enfance; Ici
ISBN 7-80657-009-8

I. 童… II. ①萨… ②桂…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9886 号

Copyright © 1983 by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9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8-49,51号

书 名 童年 这里
作 者 [法国]娜塔莉·萨罗特
译 者 桂裕芳 周国强 胡小力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Gallimard, 1983, 199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ptt.js.cn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插 页 4
字 数 171 千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009-8/I·010
定 价 (软精装)11.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娜塔莉·萨罗特(1900—),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熟悉,因为她和阿兰·罗伯—格里叶、克洛德·西蒙齐名,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要介绍法国的新小说派不能不介绍她,况且,她的作品也已有极少数被译介给我国读者。然而,极少数毕竟是极少数,窥一斑未必能知全豹,至于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原因不一而足,却少不了是因为她的作品难懂、难译、难介绍。有人称她是继普鲁斯特之后的又一位意识流小说家,这种说法亦不无道理。而且,她的作品的艺术手法,尤其语言,具有极大的革命性。

她还久久不愿提及自己的生平,和我们上面提到的另两位新小说派代表一样,直至1983年,她的《童年》发表,才让我们较详实地了解到一些她儿时的情景。

1900年7月28日(一说1902年,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小罗贝尔专用名词词典》等等),娜塔莉·萨罗特出生在俄国的伊凡诺沃,父亲是个化学工程师,母亲是个作家。她父亲因为受兄弟反沙皇活动的牵连,遭到流放,后来定居巴黎。父母离异后,娜塔莉时而住在俄国的母亲家,时而生活在巴黎她父亲家。在《童年》里,我们便能看到她对圣彼得堡的回忆,以及她的孤独和抑郁。

上大学时她学的是英语和法律,认识了雷蒙·萨罗特,他俩后来都当上了律师,1925年结为伉俪,生有三个女儿。

1932年,娜塔莉开始构思写作短篇故事集《向性》,这部用

诗的笔触写成的作品于1939年出版后颇得萨特和马克斯·雅各布的赞赏。然而,当时正处于二战前夕,这部作品和萨特的短篇小说集《墙》遭到同样的命运,甚至更惨,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战期间,娜塔莉因为是犹太人而不得不隐姓埋名,藏身在一所寄宿学校当教员。这段时期,她结合自己的创作活动,作了深刻的文学思考,写成四篇论文,收集在1956年出版的《怀疑的时代》内。这是迄今为止研究娜塔莉·萨罗特的创作思想的最重要的依据。她把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沃尔夫认作自己的前驱,立志更新小说创作。

此时,她已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陌生人的肖像》(1948)和《马尔特罗》(1953);增加五篇短文,重版了《向性》(1957)。接着,在1959年,她出版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天象仪》。

如果说《怀疑的时代》是她在理论上对更新小说创作进行探索的话,那么,这三部长篇小说则可以说是她的创作实践。三部作品对人物和情节在传统创作中的地位提出疑问。它们虽然仍有入物,却十分模糊,仿佛是一些浮动的影子,而情节则变得可有可无、似有似无,极不重要。三部小说为她在小说派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新小说之不同于传统小说,是其在创作中无视传统小说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四要素,反其道而行之,从而打破传统的阅读习惯,打破传统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给读者留有充分的余地,让读者介入创作活动,用自身经历予以补充。因而,新小说也可被称为反小说。

新小说虽说成派,新小说派成员与成员之间却互不通气,各自为政。“新小说”这个名词仿佛是别人加到他们头上去的,他们仿佛是同属一个山脉的各个山峰。

娜塔莉·萨罗特不同于其他新小说派作家,她着力于淡化情

节,模糊人物形象,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突出心理研究和分析。然而,她的心理分析不同于她的前辈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她抓住的是心理活动的前期感觉,明显地受普鲁斯特的影响。可又不同于普鲁斯特,为了突出心理活动,她笔下的人物往往连性别、年龄、家境、身份都看不出来。“你不爱你自己”完全可以变成“我们不爱我们自己”,模糊了个性和共性的界限,正说明了这种心理活动的前期感觉是共同的。这种人称的突变或渐变和人称界限的模糊在娜塔莉·萨罗特的作品中是常有的事,使我们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大伤脑筋,不知道是指“它”,还是指“他”或是“她”,从而导致对整段整节涵义的误解。在翻译《这里》的时候,这是经常出现难题之一。

同样为了深化和突出心理活动的刻画和分析,在娜塔莉·萨罗特的作品中,叙述者往往就是主人公之一,作者借此简化了人物,节省了在人物身上所花的笔墨,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感受,集主体和客体于一身。一切围绕着这个主旨展开,就连物的描写也是为了表现那种占有的本能。

从《天象仪》(1959)开始,娜塔莉·萨罗特越来越注意对艺术创作的条件、作品及其被接受可能的研究。这种研究成了她以后的作品的首要主题之一。在《金果》(1962)中,作者关心一本书问世后的命运,一本我们不知其内容,只知道它的审美观已过时的书,在报刊编辑和学究们的大力推荐下大家都读,可辉煌的成功很快灰飞烟灭,因为那只是表面上金光闪闪的东西。而在《生死之间》(1968)中,作者则给我们展示作家从童年到辞世的生命旅途,说明对一个作家而言,成功的条件或环境究竟是什么。

在这期间,娜塔莉·萨罗特还创作了一些剧本,其中比较成功的有《静寂》(1964)、《谎言》(1966)、《伊斯玛》(1967)、《真美》(1973)、《她在那里》(1980)、《为了一个或是或不是》(1982)。这些

剧本中的人物像在小说里一样地不确定,他们没有姓名,只以“男甲、男乙、女甲”或“他、她、小孩”表示。作者仿佛在尝试用口语或对话进行心理剖析,而剧本与小说互为补充,《静寂》和《谎言》发展了在《金果》里已然显现的心理研究,《真美》则重现了在小说《你理解他们吗?》(1972)中已经出现过的主题。

嗣后的两部作品《傻瓜们说》(1976)和《言语的使用》(1980)是作者继《生死之间》之后对信息的发出和接受的又一思考。作者越来越执着地挖掘语言的潜能。

1983年发表的《童年》从表面上看仿佛是另一主题的插入,作者终于同意谈谈她自己了,从而堵住可能会出现的对她个人生活因好奇而引起的风言风语。其实还是她就对话在小说中的运用所作的一次探索,如何用口语,保留口语中的犹豫、意犹未尽,表达深层的心理反应。同时,《童年》陈述了她和她的作品的关系,从而从几个方面为我们研究她的作品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作者终于发现她这一辈子都在向词语进行不懈的斗争。如果说《你不爱自己》(1989)是她同心理分析算的总账,那么,1995年初版的《这里》和1998年发表的《开门》则是她创作活动,特别是词语使用的小结了。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文学革命,主要表现在词语的提炼和解构上;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现当代的文学家们以研究语言符号系统,开发其潜力为己任。娜塔莉·萨罗特的伟大不仅是她继承了普鲁斯特对心理意识深层的研究和精辟分析,她还是这场文学革命的中流砥柱。这位百岁老人迄今仍在孜孜不倦地为这场革命工作着,她可敬的形象永远鼓舞着在这个领域作不懈努力的人们。

周国强

1999年1月于珞珈山

目 次

译序	周国强	1
童年	桂裕芳译	3
这里	周国强 胡小力译	143

童 年

桂裕芳 译

“这么说来，你真要这样做了？‘追忆童年往事’……你不喜欢这几个字，觉得很别扭。不过你得承认只有这几个字才最恰当。你打算‘追忆往事’……没有什么可扭捏的，就是这样。”

“是的，我毫无办法，它在诱惑我，不知为什么……”

“也许……莫非是……有时自己并不意识到……也许是因为你的体力在衰退……”

“不，不会吧……至少我没有感觉到……”

“可是你要做的……‘追忆往事’……难道这不是……”

“呵，别说了……”

“不，应该向自己提这个问题：难道这不是改弦易辙，离开你熟悉的环境，直到现在，你好好歹歹地……”

“说得对，好好歹歹地……”

“也许如此，但毕竟这是你生活过来的惟一环境……而那个……”

“何必问呢，我熟悉它。”

“真是这样？你没有忘记往日的情景？一切都飘浮不定，不断变化，消逝……你摸索前行，不停地寻找，探求……探求什么呢？那是什么东西？四不像……没有人谈起它……它在逃遁，而你使劲抓住它，推它……往哪里推呢？去哪里都行，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场合使它得到发展，获得生命……一想到这点……”

“瞧你滔滔不绝，我看简直是狂妄自大。我在想也许又是那

种惯常的恐惧……每当出现什么尚未定形的东西时，恐惧就卷土重来……旧日的努力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似乎总是压倒在那朦胧中闪动的东西……”

“这次我担心的恰恰相反，它并不闪动……闪动得不够……我担心它从一开始就凝固住，‘安排就绪’，事先就准备好了……”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一切还在摇晃不定，我还没有写一个字，没有说一句话……我觉得它在微弱地颤动……超乎语言之外……和往常一样……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小片断……乘它们还没有消失……你别拦我……”

“好，我不说了……何况，我们知道一旦你被什么念头萦绕……”

“是呀，不过这一次，动力是从你那里来的，从刚才起你就在推动我……”

“我？”

“是的，你的呵责和警告……你让它显现……你把我扔进去……”

“Nein, das tust du nicht”……“不，你不能这样做”……这句话又出现，又复活了，和久远以前深入我心时同样生气勃勃，同样强烈，它以全部威力和沉甸甸的重量紧紧按着我，压着我……而在这种压力下，我身上某个同样强烈、甚至更为强烈的东西在挣脱、翻腾、上升……从我嘴里说出的话负载着它，将它钉进去……“Doch, Ich werde es tun.”“不，我要做。”

“Nein, das tust du nicht.”“不，你不能这样做……”这句话来自一个被时间几乎完全抹掉的形体……剩下的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年轻女人坐在旅馆客厅里的安乐椅上，那是父亲带

我去瑞士的因特拉肯城或者毕腾堡城度假，我大概五六岁，那位年轻女人负责照料我、教我德语……我记不清她的模样……但我清楚记得她膝上的针线筐，筐上还有一把大钢剪刀……而我……我当然记不起我自己的样子，但我记得当时的感觉……我突然抓起剪刀，紧紧握在手中，笨重的剪刀没有张开……我使刀尖朝上，朝长椅的椅背刺去，那上面罩着饰有花纹图案的、十分精美的绸椅套，光泽滑润，蓝色稍稍减褪……我用德语说……“我要剪破它。”

“德语……你怎么学会了这句德语呢？”

“是呀，我也不明白，不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说过这句话……‘Ich werde es zerreißen’……‘我要剪破它’……‘zerreißen’这个字发出摩擦音，显得凶狠，再过一秒钟就要出事了……我要剪破，蹂躏，毁灭……这将是损害……是侵犯……罪恶的……但不会受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受到的惩罚，我知道不会有任何惩罚……也许父亲轻轻说我几句，表示不满，又稍稍不安……你怎么了，塔绍克，你是怎么回事？年轻女人会气愤……可是，在即将发生的事情面前，使我不敢动手，使我害怕的，不是那不太可能的、难以想像的惩罚，而是……无法弥补的……荒谬的……人们从来不做的、不可能做的、也不允许自己做的事……”

“Ich werde es zerreißen.”“我要剪破它”……我警告你，我豁出去了，我要跳出这个有人住的、规规矩矩的、和煦温柔的世界，我要挣脱它，跌落在无人之处，跌落在虚空中……

“我要剪破它”……我警告你，好让你来得及阻止我，拦住我……“我要剪破它”……我要大声对她说……也许她会耸耸肩，低下头又专心做她的针线活……这种孩子气的戏言，谁把它当真？……我的话将随风飘散，我的手臂将无力地下垂，我将把

剪刀放回原处，放回针线筐里。

然而她抬起头，直直地瞧着我，一字一句地说：“Nein, das tust du nicht”……“不，你不能这样做”……它给我一种平和、坚定、果断和无法抵御的压力，和我后来在催眠师和驯兽师的语言声调中所感到的一样……

“不，你不能这样做”，这几个字像一股浓稠的液体，它冲到我身上企图压服那个正在蠕动、并想直立起来的东西……而在这股压力下，它挺直腰，耸立起来，越来越壮，越来越高，它在长大，从我嘴里狂暴地抛出这几个字……“不，我要这样做。”

“不，你不能这样做……”这句话围困我，挟制我，束缚我，我挣扎……“不，我要这样做”，瞧，我挣脱了，兴奋和喜悦使我伸出手臂，我用力将剪刀尖扎了下去，绸料抗不住，破了，我在椅背上从上到下划了一道长口子，瞧着里面露出的东西……一种灰仆仆、软塌塌的东西……

在这家旅馆……或者另一家同类型的瑞士旅馆里，父亲和我又一同度假。我坐在一间明亮的餐厅的饭桌旁，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可以看见外面的草坪和树木……这是儿童餐厅，孩子们在女仆或者家庭教师的监督下用餐。

他们坐在长桌另一头，远远躲着我……有几个人将双颊鼓得高高的，面孔成了滑稽的怪模样……我听见他们在吃吃地笑，他们逗乐地偷眼瞧我，我听不清，但我能猜到大人们在悄悄对他们说：“好了，吃饭吧，别再胡闹了，别再瞧这个孩子，别学她，这孩子真要命，简直是疯子，怪僻……”

“你当时就知道这些词……”

“是的……我经常听见人说……这些字眼隐隐地使人觉得

害怕和可耻，然而，不管是这种话还是规劝、恳求，都无法使我张开嘴巴，叉子上的那块食物不耐烦地在我紧闭的嘴旁晃动……我终于松开嘴唇，让这块食物进去，但我马上将它推到嘴里腮边，嘴里已经满满的、鼓鼓的、紧绷绷的……这是食橱，食物得在食橱里等待转移到我的牙床，然后被嚼碎，直到成为像汤一样的流质……

“‘像汤一样的流质’，这是一位巴黎医生，盖尔维利医生的话……”

“真奇怪，你马上就想起他的名字，而其他那么多人的名字，你却想不起来……”

“是呀，我也不知道在那么多消失的名字中，为什么他的名字单单升了上来……母亲曾让他给我检查过，记不得是为了什么小毛病，那是在我动身去父亲那里以前……那时她和我住在巴黎，因此我想我大概不满六岁……”

“‘你听见盖尔维利医生的话了吗？吃东西要嚼碎，直到它们成为像汤一样的流质……你到了那里，千万别忘记这一点，我不在你身边，人家不知道，会忘记的，会不注意的，你自己可得想着点，别忘了我的嘱咐……答应我你一定做到……’‘是的，妈妈，我答应你，你只管放心，不用担忧，你要相信我……’是的，她大可放心，我代替她来照顾自己，她不会离开我，她仿佛永远在我身边保护我免遭危险，这里的人不了解那些危险，他们又如何能了解呢？只有她才了解什么对我合适，只有她才会区分什么对我有益，什么对我有害。

“我向他们讲，向他们解释，但无济于事……‘像汤一样的流质，这是医生，是妈妈说的，我答应过她……’他们摇摇头，微微一笑，他们不信……‘好，好，不过你得快一点，快咽……’可我快不起来，这事只有我知道，只有我能判断，谁也无法替我决定，谁

也无法允许我……还不到时候……我尽快咀嚼，两腮都疼了，我不愿意让别人等我，可是我没有办法，它还没有成为‘像汤一样的流质’……他们不耐烦了，催促我……她说的话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在这里她算老几？……在这里只有我尊重她……

“现在，我每回吃饭时，儿童餐厅总是空空的，我提前吃或晚一点吃……我给他们树立了坏榜样，家长们在埋怨……不过我不在乎……我始终坚守岗位……我在抵抗……我坚持在这一小片阵地上，我升起了她的标志，插上了她的旗帜……”

“在你那个年龄，你脑子里肯定不会有这些形象，这些字眼……”

“当然没有。在成人的脑子里也不会有。这只是一统的、语言之外的感觉……可是靠着这些形象和字眼，我们才多多少少抓住了感觉。”

要是我让步，要是我同意不等食物变成像汤一样的流质就把它吞下去，那么，等我回到她身边时，我没法告诉她这件事，这种背叛和怯弱，我将深深藏在心里。

要是母亲和我在一起，我可能早就忘了这件事，我会像往常一样不咀嚼就咽下去，而她自己也会忘记的，我知道她是粗心大意的人……可她不在这里，而她让我牢记……“像汤一样的流质”，这是她说的……她让我记住，我应该虔诚地记住，不让它受到任何损害……现在能叫做“像汤一样的流质”吗？是不是还太稠了？不稠，真的，我想我可以咽下去了……从腮帮里拖下一块食物……

我很遗憾使这位温和耐心的女人感到不快，使父亲难过……不过，我来自远方，他们没去过的陌生地方，他们不了解那里的规矩，我在那里时可以嘲笑，甚至违反这些规矩，可是既然我来到这里，我就必须遵守它。我勇敢地承受一切：责难、嘲

笑、排斥；有人指责我心眼坏，有人为我的傻事感到担心，我还有负罪的感觉……但这都算不了什么。如果我背叛诺言，蔑视那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诺言，丧失一切义务感，责任感，成为一个意志薄弱的孩子，不等食物变成“像汤一样的流质”就把它咽下去，那会多么糟糕哩！

回到巴黎母亲身边时，这些事都消失了……一切又恢复了无忧无虑的气氛……

“这是由于她。”

“是的，是由于她，她有点幼稚、轻飘……她和丈夫说话，或者晚上和朋友们谈天，都容光焕发，显得十分活泼。弗拉特街的那一小套房间比较阴暗，也没有什么家具，可她似乎并不在意，我也不大注意，我喜欢呆在他们身边听着，虽然我什么也听不懂，一直到他们的声音变得古怪，似乎越来越遥远，于是我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被人抱起来，抱走了……”

宽阔的小径通向美第奇广场，在小径前面台阶的正左方，一座法兰西王后的雕像下面，长着桔子树的一个绿色大木桶旁边……我面前是圆形水池，水面上有小船在行驶，水池四周转动着罩着红丝绒的、用山羊拉的车子……我的背紧靠在她那长裙下温暖的腿上……我记不起她当时的声音，但我记得她大概在讲童话故事……不是对我讲，而是对别人讲……这是她在家里写的，大张大张的纸涂满她那粗大的字体，字母与字母之间并不相连……要不就是她一面想一面讲……这是给别人讲的……话语流出来……我要是愿意，可以截住它们，也可以放它们过去；她对我没有任何要求，甚至不管我是否在专心听，是否听懂了，